

全聖嘆奇書十六種

新式  
標點

金聖歎奇書十八種

己亥二月

杜就田署



版權所有

中華民國十二年九月出 版

點標

金聖歎奇書十八種（全二冊）

定價大洋一元六角

標點者 謝葦音

校閱者 方秩音

出版者 東方文學社

發行人 王幼堂

總發行所 上海九州書局

福

州

路

市

王公唐荆	劍南	嵐曉紀
百 家 選	詩 鈔	集 全 冊
冊 一 八	冊 一 角	冊 一 角 二 元 一

寄費另三成  
均一折八扣

聖歎外書

古詩二十首

此不推爲韻言之宗不可也；以錦心繡手至此，猶不屑將姓名留天地間，卽此一念，愧殺予屬東塗西抹矣。夫此念，乃古人錦繡根本也。

第一首

讀古人書者，於斷處知其續，於續處知其斷，則金針度人矣。如此詩刺刺不休，豈是買菜求益？其實分之，則疊架二十首合之，祇闕接成一首，此斷中之續也。而詩家母論長篇短幅，必以四句一解爲定體。後人見古之樂府，則註曰「一解二解等餘悉不註」，遂妄謂其體有異焉者。不知樂府以示伶人，使知音節停頓處耳；若學士大夫心知其事，奚煩贅論哉？此又續中之斷也。解體既定，嚴整在此，神變亦卽在此。如此首起法結法獨異。

行行重行行

此句爲二十首總冒。○通首板作四解，而起結兩句另作一頓。

與君生別離。<sub>一</sub>相去萬餘里，各在天一涯。<sub>一</sub>道路阻且長，會面安可知？<sub>一</sub>胡馬依北風，越鳥巢南枝。<sub>二</sub>相去日以遠，衣帶日以緩。浮雲蔽白日，遊子不顧返。<sub>三</sub>思君令人老，歲月忽已晚。棄捐勿復道，

一路先景次情，將以後十九首語意，包蘊在內，漸說漸迫，勢如瀉瓶矣。忽用一句截住，縮筆靈妙。

## 努力加餐飯。四解

又忽用一句掉尾，添筆更靈妙。意其說，却忽然止；意其止，又忽然說；蜿蜒矢矯至此。○讀至此，覺國風我躬不閱二句，猶爲情淺，眞忠孝血淚之言。

## 第二首

古人用筆，筆筆俱爲全局布置。如用兵者，非算全陣，不可調遣一人也。如此詩，直算至末首，攬衣出戶，引領入房，然後以空房難獨守一句引起，却爲此句不便。唐突遞說，故先用序事例補在前。看其通首，純用倒敍，真是奇法。笑殺陸機劉鑠輩，每好作擬古，竟不思青青河畔草，古人從何處布置也。

## 青青河畔草，鬱鬱園中柳。

半解

此祇一解之半耳。凡詩中用半解者有二：有主句而不可盡言者，有賓句而不必多言者，此則賓句也。爲欲敍盈盈一解，故先補敍此半解。

## 盈盈樓上女，皎皎當窗牖。娥峨紅粉粧，纖纖出素手。

二解

爲欲敍昔爲一解，故又補敍此一解。

## 昔爲娼家女，今爲蕩子婦。蕩子行不歸，空牀難獨守。

三解

此解方是正文耳，然不便唐突遞說者何也？詩中思婦，大約如屈原所擬，既已委質事人，自當默抱忠惄，則獨守空牀之苦，誰得知之？因見其皎皎盈盈等，始知之耳。故先敍前一解云云，然彼既非倚門，人亦何敢流盼？曰爲見青草，因望垂楊，始亦見之耳。

故又先接前半解云云。此特爲思婦存身分處。史漢列傳中，常用此筆倒，不意韻言亦有之也。○前首云游子，此以久遊竟呼蕩子嚴甚。云娼家者，以喻未委質時所事皆君之義，又云女者，以喻本未失身于人之義，每字俱非浪設。

### 第三首

此首追敍挽留遊子之語，以第三第四解插入第二解中，而以第二解拆開作結，手法又奇。

青青陵上柏，磊磊澗中石。人生天地間，忽如遠行客。

前以情動，此以道規，立言又進一層。

斗酒相娛樂，聊厚不爲薄。

二解之上半解。

此本與極晏歡心意戚戚何所迫爲一解，却截住云且將游子之苦道破，方知果不逮今日歡聚也。史家兩事夾敍，每有此法。

驅車策駑馬，遊戲宛與洛。何中何鬱鬱，冠帶自相索。

三解

自相索三字，寫盡不堪，以爲上文相娛樂映襯。妙筆妙筆。

長衢羅夾巷，王侯多第宅。兩宮遙相望，雙闕百餘尺。

四解

但將門牆描寫，而伺候者諷刺自在言外。立言之蘊藉如此。東坡一生極推重昌黎送李願序文，讀此四句，覺和平抗激，相去遠甚。此唐宋人用筆，每遜秦漢也。我願天下學古者，斷以秦漢爲法。

極晏歡心意，戚戚何所迫？

二解之下半解

上二解，何等不堪，方知斗酒真娛樂也。如此遙接，河源納海矣。○歡處特註心意字，即爲下首伏脉。

## 第四首

此首卽承上極晏歡心意來。言特特捨富貴之地，而以聚首爲快者，惟爲有同心之樂耳。倘心不相知，又何貴相聚？則捨富貴之地矣。爲也故結處特將前首一翻，以見知心之重。

今日良晏會，歡樂難具陳。彈箏奪逸響，新聲妙入神。解一

從前首帶說相聚之樂，是賓句。

令德唱高言，識曲聽其眞。半解

借新聲引出高言，因見唱者聽者有相知之樂，是主句。故特鄭重歸本令德，以逼動下文齊心二字出來。○主句不可盡言。若盡言便涉學究氣矣。

齊心同所願，含意俱未申。人生寄一世，奄忽若飄塵。三解

前云極心意爲齊心也。今竟有未申之意，徒成虛願，豈足云歡哉？生若飄塵，恐良會難再，辜負不少矣。故首以今日兩字喚起，卽伏珍借之意。○意中之人不及與訂意中之事，古今何限？每誦王摩詰哭殷遙詩，使人嗚咽。○第五第六第七三首俱從此解生出奇絕。

何不策高足，先據要路津。無爲守窮賤，轉輒長苦辛。四解

爲知心之難，忽作憤激語。謂卽翻駁前首，又卽牽引後首。極文情顧盼之妙。

## 第五首

以下三首俱爲齊心同所顧一解，反覆咏歎。而此首卽從策高足句高字帶來，故通首以高字起，高字結。言當貴之地，知心亦不易也。

# 西北有高樓，上與浮雲齊。交疏結綺憲，阿閣二重階。解一

浮雲二字，是知希之繇。第一首曰：浮雲蔽白日；白日可蔽，則何所不蔽矣？此知音之所以希也。○交疏二句，卽第三首長衢一解筆法。但將樓之外見者描寫，而被蔽處隱然言外，古人諷刺蘊藉每如此。可知臨文羈世，皆不細心學古法耳。

# 上有絃歌聲，音響一何悲！誰能爲此曲？無乃杞梁妻。解二

再三歎慷慨有餘哀。解三

先敍聲，次敍曲，次敍歎。瑣細處，用筆俱有位置。

# 不惜歌者苦，但傷知音希。願爲雙鳴鶴，奮翼起高飛。解四

伯牙常有，而子期不常有，古今每抱此痛。此詩人一片胸襟也。

## 第六首

以下三首，又交互唱歎。見相知者亦有之，而未必相聚；相聚者亦有之，而又非我相知。文情徒倚，眞有橫看成嶺，側看成峰之妙。八句中只得二解，却用六句並起，一句總結，又一手法。四句，言我以所思爲心。

# 涉江采芙蓉，蘭澤多芳草。采之欲遺誰？所思在遠道。

還顧望舊鄉，長路漫浩浩。

聯上作  
一解

二句，言所思亦以我爲心。若我在舊鄉，有懷遠道；而彼在遠道，未必念舊鄉，安見同心哉？還顧二字，代爲彈淚矣。

同心而離居，憂傷以終老。

半解

同心雙結思與望，離居雙結遠與長。一解中，忽用半解，收拾前文。用筆極整齊，又極錯落，非漢魏以下人所能也。

## 第七首

此首點染處，前後掩映獨絕。

明月皎夜光，促織鳴東壁。玉衡指孟冬，衆星何歷歷？

解一白露霑野草，時節忽復易。秋蟬

鳴樹間，玄鳥逝安適。

二解

一路紀時，又一路紀物。絕不露次雜之痕，敍法可匹月令。

昔我同門友，高舉振六翮。不念攜手好，棄我如遺迹。

三解南箕北有斗，牽牛不負輶。良無

磬石固虛名，復何益？

四解

從促識秋蟬，玄鳥映逗出六翮句來，從明月、玉衡、衆星、白露映逗出南箕二句來，皆有蛛絲馬跡之妙。○箕斗牽牛，借用襯染，尤靈幻絕倫。乃知古人使實處，無非鏡花水月。

## 第八首

以前借閨情之離合，引出人心之異同，遂作反覆唱歎，文勢已如脫轡下坂矣。至此又略頓住，復從閨情提起，備極縱送盤控之。

法。○起結各作半解，以爲中間三解引帶。手法又別。

# 冉冉孤生行，結根泰山阿。

半解

婦人節堅，君子情固；如泰山之竹，乃云得所託耳。以反振兔絲女蘿句。

與君爲新婚，免絲附女蘿。免絲生有時，夫婦會有宜。

二解

千里遠結婚，悠悠隔山陂。思君

令人老，軒車來何遲？

三解

傷彼蕙蘭花，含英揚光輝。過時而不采，將隨秋草萎。

四解

言兔絲女蘿，則何敢比泰山之竹。故無根可結，而但云一附已也。究竟千里遠隔，過時不采，不特求結根不可得，并求一附亦不可得，則如何如何！情深調曲，十二句竟可作一篇離騷讀。○第九第十十一三首復從此三解中生出，筆法鵝翅而下。若鑿心讀之，竟罔測其結胎歸穴何處。

# 君亮執高節，賤妾亦何爲？

半解

前三解恐嫌追促，又作義命自安語。颺開一宕，掉尾絕有餘神。

## 第九首

以下三首俱從前首週互成文。機扣相接，直是織錦手。

庭中有奇樹，綠葉發華滋。攀條折其榮，將以遺所思。一解馨香盈懷袖，路遠莫致之。此物何足貴？但感別經時。二解

欲如絲蘿相附不可得，不得不折以往贈。然又疑涉自炫矣，故接云此物何足貴？但感別經時。時字即從前篇「生有時」時字生來。

## 第十首

此從千里遠結婚一解翻出。向猶謂長途間阻，故軒車不來耳。豈知只如牽牛織女相去無幾也。脫化「室邇人遠」意。  
迢迢牽牛星，皎皎河漢女。中解纖纖擢素手，札札弄機杼。終日不成章，泣涕零如雨。二解河  
漢清且淺，相去復幾許？盈盈一水間，脈脈不得語。三解

妙在疊用雙字，俱從織女眼中意中描出。意中自信爲皎皎，眼中却見爲迢迢。其實一水相望，何嘗迢迢也！

## 第十一首

此從傷彼蕙蘭花一解翻出，向恐與秋草同萎，故自傷過時耳。抑思人非金石，同歸搖落，又何必沾沾以盛衰感懷乎？

迴車駕言邁，悠悠陟長道。四顧何茫茫？東風搖百草。一解所遇無故物，焉得不速老？盛衰  
各有時，立身苦不蚤。二解人生非金石，豈能長壽考？奄忽隨物化，榮名以爲寶。三解  
立身處，算到榮名兩事，是萬無如何之詞。杜少陵云：「千秋萬歲名，寂寞身後事。」因身前無所效用，聊于身後作虛計耳。寫至  
此，爲千古忠孝人灑淚矣。○「各有時」時字，即從前篇「過時」時字生來。

## 第十二首

自第八首復從閨情提起，曲曲折折說到榮名爲寶，又是山窮水盡處矣。到此不得不峯迴路轉，卽屈平之託言女嬃漁父也。文  
境又闢一層。

東城高且長，逶迤自相屬。

半解

隨地可託，何懷此都？然此意却不明說，而但以半解略寫，皆蘊藉處也。

迴風動地起，秋草萋以綠。四時更變化，歲暮一何速？

二解

借秋草引出歲暮。老大迫人，安得不別求展懷之地乎？以下云云。

晨風懷苦心，蟋蟀傷局促。蕩滌放情志，何爲自結束？

三解

引晨風是賓句；引蟋蟀是主句。晨風之詩曰：「如何如何，忘我實多。」既忘我矣，何尚惄惄乎？局促即指晨風也。

### 第十三首

此首有與上首合作一首者，然前是勸諭之詞，此是爲其所勸諭之事也。故昭明選亦分二首。

燕趙多佳人，美者顏如玉。

半解

一多字。前數首中從未經道者及閒蕩滌放情志之論，而後化耿介爲寬大，所言有變調矣。○前後俱以婦人自喻，惟此首獨以佳人喻君。

被服羅裳衣，當戶理清曲。音響一何悲，絃急知柱促！

二解

當戶理曲，喻求知音也；絃急柱促，喻懷人迫也。特特與前棄捐等語意反映。

馳情整巾帶，沈吟聊躡躅。思爲雙飛燕，銜泥巢君屋。

三解

馳情二句，十字中心口手足無不描出，直敍事神手。而于情豔中，忽接銜泥巢君屋句，明明將手拮口瘡，一片綢繆心事，和盤託出。詩人本懷，至此吐露盡矣。

第十四首

筆墨如山水然，有融結處，有脫卸處。融結其着意處也，脫卸其不着意處也。必有幾段不着意處，以寬前後之步，使一路連綿滔滾，復就舒徐，而後無促音急節之病。如前文幽情熱血，已盡于銜泥巢君屋五字，至此不得不急脉緩受法。故以下三首皆所謂脫卸處也。

驅車上東門，遙望郭北墓。白楊何蕭蕭，松柏夾廣路。解一下有陳死人，杳杳卽長暮。潛寐

黃泉下，千載永不寤！解二浩浩陰陽移，年命如朝露。人生忽如寄，壽無金石固。解三萬歲更相送，賢聖莫能度。服食求神仙，多爲藥所誤。解四

明知雙飛巢屋之遇，必不可得；故聊作達生之言，以自遣慰耳。

不如飲美酒，被服紝與素。解半

如此塊壘，非此不消是悲切語。若作豪快語讀，却辜負深情甚矣。

第十五首

此首與前首同意，而爲驅車出門，已離故鄉，遂復有此首，皆餘波也。

去者日以疎，來者日以親。出郭門直視，但見丘與墳。解一古墓犁爲田，松柏擢爲薪。白楊

多悲風，蕭蕭愁殺人。解二思還故里閭，欲歸道無因。

解半欲歸故里，其道無因，故復生出後首來。

# 第十六首

出門觸處傷心，故急急思歸故里。今雖欲歸不得，却不可因此遂損懷抱也。總是無可奈何中，多方自慰之詞，皆餘波也。  
生來不滿百常懷千歲憂。晝短苦夜長，何不秉燭遊。一解爲樂當及時，何能待來茲愚者愛惜費，但爲後世嗤。二解仙人王子喬，難可與等期。半解

# 第十七首

此首該直接冉冉孤生竹一首，而中間却雜入如許波折，文筆縱恣至此。然如此縱筆，而不病開多合少者，中間接縫闕筭處，自繁逼嚴湊耳。此文之貴有來路去路也。

凜凜歲云暮，螻蛄夕鳴悲。涼風率已厲，游子寒無衣。解一

陡接前游子兩字，如黃河伏地千里，一旦忽現。

錦衾遺洛浦，同袍與我違。獨宿累長夜，夢想見容輝。解二

於實情中，幻出虛景。

良人惟古歡，枉駕惠前綏。願得常巧笑，攜手同車歸。三解

又於虛景中寫出實情，總是空中樓閣。前不歸時，呼爲蕩子；今夢歸時，遂稱良人。筆法細妙。

旣來不須臾，又不處重闈。亮無晨風翼，焉能凌風飛。四解盼暎以適意，引領遙相睇。徙倚懷感傷，垂涕沾雙扉。

五解

第十八首

少陵夢太白詩，亦用羽翼字。但此是覺後語，彼是夢中語。用法各變。○妙在相見時，不敍一語，含情未吐，低回欲絕。上文反覆說來，只說得我思君子，不會及君子思我。此兩首，忽寫既遺書，又遺綺。以見君子雖不還歸，然未嘗遂至棄捐，安得不終身盼望也。讀此乃嘆孟浩然于上前誦「不才明主棄」句，可謂不善言情者矣。

孟冬寒氣至，北風何慘慄？解半

首句呼，吹句應。卽幽風「躋登栗烈」先敍風，次敍氣，但句倒耳。

愁多知夜長，仰觀衆星列。三五明月滿，四五蟾兔缺。解二

三百篇中，每有將草木紀時者，如「條枚條肆」之類。此却脫化爲「明月滿缺」，用法又變。

客從遠方來，遺我一書札。上言長相思，下言久離別。解三

此是三歲後追敍之詞耳，不善讀者，每句作一句讀；善讀者，每句作兩句讀。感其寄時情重，是一句；而寄書在三歲前，已云相思，已云久別，則三歲以後，更當何如？望其寄後情重，又是一句。

置書懷袖中，三歲字不滅。一心抱區區，懼君不識察。解三

自表置書鄭重，是一句；而其字不滅，手札依然，我不敢忘君，君豈反自忘也。望其亦將書鄭重，又是一句。夫古人用筆，而有意中之言，言外之意。此賓主旁正之間，貴細察良工苦心也。

第十九首

書是虛言，綺是實物，情又倍切矣。分說由淺及深，妙讀法當與前首同。

客從遠方來，遺我一端綺。相去萬餘里，故人心爾爾。

文彩雙鴛鴦，裁爲合歡被。著

以長相思緣，以結不解。

二解

前書所敍長相思，久離別，猶未及相聚之樂也。若綺上繡以思鳥，則不忍兩處明矣。故下文又特特再註二語云。

以膠投漆中，誰能別離此？

半解

第二十首

此首總收前十九首，無限熱鬧，盡歸冰雪。知纍纍千餘言，皆從無字句處架造，皆從無字句處收拾矣。起結兩解，俱自敍，分明前後獨將敍游子者，作半解，插入中間，用筆差參有致。

明月何皎皎，照我羅牀幃。憂愁不能寐，攬衣起徘徊。

一解

客行雖云樂，不如蚤旋歸。

半解

戶獨彷徨，愁思當告誰？引領還入房，淚下沾裳衣。

三解

看其攬衣而起，將出戶也。然不遽出，而先徘徊焉。既徘徊而出，則已出也。然又徘徊而還入房焉。以喻士君子出處之際，鄭重不苟有如此數筆。竟將一龍一蛇大作用寫盡，莫謂風雅中無經濟也。入時仍復引領，知意中原未嘗決絕忘出。然畢竟以韜晦爲本領，故還入房耳。夫旣韜晦自處，則一腔冰雪，豈悲冷落而不免下淚者？非是自悲，乃悲人也。所云終日以眼淚洗面，山深林密處，往往不乏此等入矣。讀結句，知二十首字字皆是淚痕，皆從無可奈何中揮洒出來也。泛觀全文，幾如滿屋散錢，無可收拾。不但作者手忙，且令讀者目眩。然孔子曰：「辭達而已矣。」此句爲作詩文總訣。夫達者，非明白曉暢之謂，如衡之諸路悉通者曰達，水道之彼此引注者亦曰達。故古人用筆，一筆必作數十筆用。如一篇之勢，前引後牽，一句之力，下推上挽。後首之登龍處，即是前首之結穴處；上文之納流處，即是下文之興波處。東穿西透，左顧右盼，竟究支分派別，而不離乎宗，非但逐首分拆不開，亦且逐語移置不得。惟達故極神變，亦惟達故極嚴整也。夫右人錦繡如海，不獨艷言爲然，然誠有有心人，由挹勺以觀全濤，始知

徒襲著作之名可已也。而細學著作之法，則決不可已也。

# 金聖歎奇書左傳釋

## 聖歎外書

鄭伯克段于鄙

初，鄭武公娶于申，曰武姜。

此是二初三遂之文。首句特標初字，只貫到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公叔段便止。以下便轉入遂字科內。特詳娶于申者，通篇姜氏二字之注也。看他先出姜氏，便知後來兄弟二人無數乖迕，都是姜氏無端生出來。人家兒女幼時，待之胡可不慎。下寫莊公衝恨處，都是姜氏事。寫叔段不過是驕縱。

生莊公及共叔段。

一母生二子，亦人家恆事耳，何至有此一篇文字？段奔共，終焉，故曰共叔。

莊公寤生，驚姜氏，故名曰寤生，遂惡之。

履霜堅冰，只爲爾許。莊公寤生，便名爲寤生。段居京城，便謂之京城太叔。只兩人稱謂相形處，便極其不堪。有口才婦人，實實有此事。當時亦只是搖筆弄唇舌，後來便成極大是非。可恨可痛。莊公聞呼其寤生，那不惱，後又聞呼段爲京城太叔，那又不惱。姜氏之爲禍首如此。一篇文字，凡用三遂字作關鎖。此志姜氏之於莊公也，曰遂惡之；惡得急遽無禮。親所生子，何至於此？後志莊公於之姜氏也，曰遂寘於城。寘得急遽無禮。身實生焉，何至於此？末結二人曰：遂爲母子如初，却正就他急遽無理處，一翻翻轉來。于此可見聖人教人遷善改過妙用如許。左氏備書之以勸戒，後來爲一大部書，門面不誣也。